

■3年前，孫義全帶着國旗，登上珠穆朗瑪峰頂。



登山家

孫義全

的「珠峰藝術」

回歸生命的本真

rofile

孫義全

1986年出生於遼寧，是著名當代藝術家，曾是中國單幅作品售過千萬年齡最小的藝術家。他亦是中國新一代登山家，曾先後登頂哈巴雪山、四姑娘山三峰、馬納斯魯峰等，特別是在2013年5月19日，他成功登頂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。

沒有觀眾的藝術

神秘而獨具魅力的珠穆朗瑪峰，長久以來被譽為攀登者的聖地。1953年人類第一次在海拔8,848米的珠峰之巔留下足跡，宣告對珠峰的征服。7年後，中國人第一次實現登頂，一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，珠峰成為奧運火炬傳遞上海拔最高的火炬傳遞站……每一次登頂，都承載着人類最樸素的期望——探尋未知、挑戰自我，抑或是祈望和平，超過25%的死亡率並不能阻止前仆後繼的攀登信仰者。

對於孫義全，這位被定義為首位登珠峰頂的80後藝術家，「為什麼要登山？又為什麼選在這樣的時間做一次全球性的巡展？我想這都可以用同一個答案回答：攀登是唯一沒有觀眾的藝術，這無需言語，是用雙腳丈量出的虔誠。」這是他從攀登的生死瞬間感悟到的人生哲學。

「攀登是比死亡更重要的事情」，面對記者提出的死亡話題，他毫不諱言，更無法抗拒巨大的自然之力對他的震撼——眼見珠峰上時隱時現的登山者屍體，直面摯友在登頂過程中的意外離世，「在峰頂的那三五分鐘，我只想活着下來。」他不懼怕死亡，認為這種生死一瞬的餘存經驗更像是自然對生命的饋贈，是珠峰給世人的禮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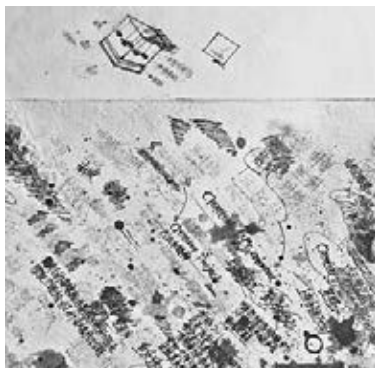


■孫義全在畫室中創作，身後是其雪山作品。

回望十餘年的攀登經歷，孫義全深信，登山的孤獨其實是聽從內心的選擇，「攀登的很多環節就是生活，領會攀登的意義，就是人生的縮影。」



■孫義全是中國當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之一。



■「珠峰造物」巡展的手稿。

變形的瓶子、封存的石頭、被標註的空氣……在位於遼寧瀋陽的個人工作室中，孫義全這樣向記者透露了部分巡展作品的細節，這也是他首次對外披露個展的情況，同時他也希望將更大的驚喜留給巡展現場的觀眾。

據孫義全透露，即將於巴黎首展的藝術品將全部取材於珠峰，又極盡表達着人類對自然的至高尊重。以珠穆朗瑪峰上的水、氣、石與痕四元素為線索，本次世界巡展中，用玻璃瓶裝入並且貼上標籤的聖水，意欲保留其聖潔的寓意。珠峰的空氣則由不同的礦泉水瓶裝入，從山上帶落山下時，瓶子獲得了形態各異的物理變形，這在孫義全看來，是無形氣體獲得了生命形態，讓不可接近之物變得可見。而採自珠峰的石頭則將在巡展現場堆砌成祭拜一樣的形狀，並且以樹脂來封存，形成雕塑。此外，拓印山上古代高僧們留在石頭上的筆跡，將成為聖痕的主要內容。

當代藝術追溯生命元點

「當代藝術的歸宿在於追溯生命的『元點』」，在與記者交談的兩個多小時中，孫義全的觀點始終繞不開「元點」。他透過「珠峰造物」想表達的不僅僅是藝術的想像與創作，更多是超越生死的見證，並借此關切當下生態破壞、藝術本身陷入商業化危機的困境，召喚世人對自然之神性的尊重，自然其實是他的「元點」。

「當代藝術是會說話的，我傳達的思想不在於作品本身。」孫義全一直篤信當代藝術是藝術家本人經歷轉化的產物，正如那些採自珠峰的作品一樣，是與作者本身捆綁在一起的。

孫義全相信，「珠峰造物」將帶給人們對事物的另一種經驗，看到藝術家對當下社會的反思。拓印意在傳達生命在生死邊緣的書寫及時間的痕跡；變形的瓶子則反映出空



■孫義全的畫作。網上圖片



氣無形到有形物變的過程，暗喻軀體的脆弱，既是人性被擠壓的社會現象，亦是人類思想對生死遠近關係的普遍反思，如同道德觀念的遠近，如同藝術家的登山活動，每一次都是對死亡威脅的絕對經驗。

登山經歷三重人生領悟

2013年，當27歲的孫義全站上海拔8,844.43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頂時，他又一次穿越生死，感悟到中國文化的生存智慧，「看山是山」他如是說，到達這一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境界，他經歷了三重不同的人生經歷。

首先是「看山就是山」，隨後是「看山不是山」，最後是回到「看山還是山」的原初狀態。伴隨青春的十餘年，登山讓孫義全感受到社會已從孩提時的天真變成了淪落，山不是山，有待於重新回歸到本真經驗上，就如他的早期作品，與攀登、與珠峰有關，但全然不是本真的表達。

是登山賦予他生命轉化的可能。在經歷無數次倖存經驗之後，自然終於給出了禮物，正如他這一次的作品，只是讓高山上的自然之物來到我們的社會，讓我們接受這些饋贈。只有來自於自然的禮物，可以讓淪喪的生命再次回到「元點」，再次獲得純潔自然的目光：看山還是那山，看水還是那水。「毫無價值之物卻具有絕對價值，而且是無償的饋贈，藝術家也會把一些作品作為禮物饋贈給社會。」著名藝術評論家夏可君如是評說「珠峰造物」。

千葉涼平攜手植木豪打破街舞偏見

說起千葉涼平，即時在腦海中浮現的是「他是日本人氣跳唱組合w-inds.的隊長」，但其實在這個身份之前，他只是一名比起唱歌，更愛跳舞的舞者。獲一直尊敬和欣賞的霹靂舞世界冠軍植木豪邀請，涼平欣然加入「WasaBeatsCREW」，與一眾活躍於海外的世界冠軍級舞者舉行「WASABEATS」舞蹈騷，下月更來港開騷，盼打破大眾對街舞的偏見。

植木豪和涼平一樣，皆有另一個身份，就是跳唱組合PaniCrew的主音，不過比起此名銜，大眾更認識的是他的驚人跳舞實力。他在1998年首次代表日本出賽參加霹靂舞世界大賽已奪冠，及後在多個世界級跳舞比賽中斬獲冠軍，是公認的街舞王者。近年，他涉足編舞、舞台監督等領域，2014年更組成「WasaBeatsCREW」，他直言：「剛開始是想大家能看到我和我喜歡的夥伴們，跳我們喜歡的舞，製造一個途徑告訴大家『我們付出所有去追求的舞蹈是這麼棒的一種東西』！」

涼平助圓來港開騷夢

兩人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的同時，亦因共同喜歡跳舞而互相留意。植木表示一直都很喜歡涼平的舞蹈，偶然在一個場合認識了對方，當時說好有機會要合作，決意組成「WasaBeatsCREW」後，就邀請涼平加入，他亦爽快答應。涼平也表示：「一直都很欣賞植木，以前

■眾成員日前完成日本演出後，在台上留影。



已常看他的演出，有次因擔任植木撰寫的雜誌專欄嘉賓而與對方有了交談的機會，閒談中也說出了想合作。植木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，後來他發來邀請，我抱住可以和尊敬的人合作機會不多的想法而決定加入。」

「WASABEATS」舞蹈騷由2014年開始，今年已踏入第3年，亦是首度衝出日本，將於下月4日在香港舉行首個海外騷。「最初邀請涼平加入時已想去海外演出，第3年就實現夢想我覺得不算遲。」植木續道：「以前曾經跟丹麥的非語言表達團隊合作過街頭舞蹈，但要到海外表演還是很困難，今次能來香港演出，我覺得涼平的力量佔很大原因。」

這是無可厚非的，始終涼平曾以w-inds.身份多次來港，擁有不少粉絲，甚至視香港為第二故鄉，不過，比

「WASABEATS」香港公演
日期：6月4日
時間：7:30 pm
地點：元朗劇院演藝廳



■左起：千葉涼平和植木豪一直有留意對方的舞蹈。



■「WASABEATS」舞蹈騷配合舞蹈、投影和音樂，予觀眾新體驗。

欣賞，能夠感受到登場人物的情感，這就是不用語言的作品的魅力。」涼平也坦言：「超越國界也能傳遞自己的意思就是最大的魅力。因為沒有對白，表達方法有限，編排時較為吃力，但如果沒有對白也能傳遞意思，感覺世界就會更廣闊。除此之外，與有對白的戲劇相比，動作的部分也有不同，有像從漫畫中跑出來的感覺，希望大家也會喜歡。」

「WASABEATS」舞蹈騷的其中一個宗旨是「Made in Japan」（日本製），2014年和2015年的演出均帶出來自日本的舞者的美好之處，但今年卻有點特別，以管制日本跳舞界起了很重要作用的夜店法律，風俗營業法（即夜店午夜不能跳舞為主題，但植木強調：「希望大家欣賞我們的舞蹈這一點，是一直沒有改變的。」

風俗營業法如同戴着有色眼鏡看待跳舞，植木和涼平其實感同身受。植木直言：「我們最初開始跳舞時，有點像沒有公民權、像少數民族，相信涼平也曾有相同的感覺。現在跳舞練習室多了，也開始廣為人識，環境變得很不錯。不過，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對街舞存有偏見，這是我從一開始跳舞時就已經很想改變的，希望借『WASABEATS』這樣的作品來清除大家的偏見。既然現在對舞蹈的認知度正在提高，希望能告訴大家舞者都會為了跳舞而拼命。」涼平也點頭認同。

最後，談到下個目標時，植木胸臆地說：「雖然有很多，但要現在說出來有點害羞，嗯……我覺得這個團隊真的很棒，希望可以一直跳下去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圖：受訪者提供